

四年一届的上海市运会,很快又要举行了。虽然现在的市运会以青少年为主体,但我和市运会也有颇深的缘分。早在1960年,我就和李富荣、张燮林一起参加过市运会的开幕式表演,在我们之后,从市运会走出的世界冠军又有很多。

从小打球就是“野路子”,在弄堂里打球没有球台,就在水泥板上用粉笔画框,或者用砖头垒起架子,门板往上一搁,就成了球台。我喜欢找高手对垒,这也就锻炼了我独立思考、自我提高的能力。在场上,我爱琢磨球,看到人家好的技术就回来自学的。

正是因为和学生时代与乒乓球结下了不解之缘,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参加了市里举办的大小小小各类比赛,渐渐地带了一些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航空技工学校就读期间,我代表学生队参加市里比赛,最终获得第三名。虽然不是冠军,但我获得了和全市高手同台竞技的机会,这对于提高我的乒乓球水平,意义非凡。前不久和张燮林、李富荣聊起当初



观艺有感二首

林在勇

七绝·俞晓夫先生画展观后感
艺术高明何处寻,似他者个玩童心。认真活着成风格,率性描来忘古今。

五绝·杨乙嘉瓷画步步莲花
对花如见人,画作一天真。欲使凌波步,无教染地尘。

爷爷抱回来两只小小的兔子。小小的兔子,在爷爷宽大的手掌心里,显得非常弱小。爷爷用一只手,就可以托起那两只小小的兔子了。

爷爷说:“给!”我急忙把两只手藏在身后,向后快速地退了两步。这是一种本能的动作,我自己都没有察觉。我盯着兔子,然后注视着爷爷的眼睛。

爷爷腾出左手,把两只兔子放在右手里,然后用手轻轻地抚摸了几下其中一只兔子的脑袋和耳朵。小兔子温顺地伏下身子,享受着爷爷的爱抚,显得很乖巧。

爷爷这个微小的动作,是一种鼓励的举动。他是在告诉我:别怕,兔子很温顺的。

在童年的时代,爷爷就像天空里的那轮太阳一样。每时每刻都在我的天空里闪耀,我心灵里的秘密和感情上的细微变化,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知道,我惧怕一切的小动物。哪怕是一只小小的蚂蚁。

因为我是从死亡线上逃回来的,刚一出生就患上了大病。而这种病痛折磨,进入青年之后才彻底痊

愈。疾病让我变得懦弱、胆怯、自卑、软弱,丧失了爱的能力。肉体上的痛苦犹如一把大锁,把生命中一切活跃的能量都囚禁在幽暗的山洞里。

我接过了爷爷手中的两只兔子,用胳膊夹着,想用手抚摸一下两只兔子,谁知道这两只兔子用后腿猛蹬了一下我的胳膊,我惊慌地想掉落它们,但它们反应更快,直接跳到院子里的地上了。

爷爷皱了皱眉头,蠕动着嘴唇,转身回到屋子去了。我知道,以爷爷火爆的脾气,他准会严厉地训斥我几句。但他隐忍住了,整个童年,爷爷都那么一直隐忍着,呵护着、宽容着我。

两只小兔子,毛茸茸的,灰不溜秋的。院子里的鸡、猪,都诧异地盯着这两个不速之客,一点也没有表示热烈欢迎的意思。

爷爷很能干,他是厨师出身,九岁以后,基本上就独立生活了。走南闯北,开始炸麻花的生涯。他给

两口子盖了一个小小的房子,从布拉格坐火车出去,无论坐多久,是近是远,总会来到一座小城,波西米亚的,摩拉维亚的,我不是很弄得清楚。地名则更是记不住,都起码五个字以上,又不讲平上去入,哪像五言诗好记。但它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都很冷清,街上行人稀少,哪怕是历史名城,甚至是世界遗产。

有一次在某小城,在旅店安顿下来,问老板哪儿能找到饭吃。他介绍了一家饭馆,走到了却大门紧闭,原来早已倒闭了,连老板都不知道。于是再往镇中心跑,却仍是冷冷清清的,不像过日子的样子。行人匆匆路过,也是裹紧了外套,夹着面包或水果,不会为你停留,连问个路都难。

在这样的小城,住上一两个晚上,看过该看的景点,比如斯美塔那的故居,某位王公的城堡,中心广场的圆柱,也就可以离开

是杨瑞华,现场气氛非常热烈。尽管我在第一次世乒赛上没有取得好成绩,但看着市运会开幕式上为我加油的观众和运动员,这么热情,让我深深感到,我的乒乓球之路还很长,我必须更努力、更坚持。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揭开了新中国体育的新篇章。我和队友们捧起了中国队历史上的第一座男团冠军奖杯——斯韦思林杯,庄则栋和邱钟惠还分别获得了男女单打冠军。

2014年,上海市第十五届运动会是首次以青少年为参赛主体的市运会,我再次受邀参加开幕式。开幕式邀请了从上海走向世界的老中青三代世界冠军代表,除了我,还有李富荣、张燮林、郑敏之和张德英等乒乓球世界冠军,以及庄泳、乐靖宜、刘翔、王励勤等年轻人,和我们一起登台的,则是上海体育运动“未来之星”的看孩子们一张张青春的面庞,我总会回忆起自己年轻时代表学生队参加的一场场比赛。

以青少年为主体的市运会,我估计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很罕见。这是我们上海体育几十年不变的宗旨——培养新人。一般而言,全市规模的运动会,都是集中比赛制,在一周或者一个月内举行,比赛场地也在同一个区域。由

了。想到以后不用再来,甚至都有点如释重负。如果要长期住下,工作或者生活,想想都会觉得无聊。

真到了那样的时候,天天两点一线,从家里到单位,从单位回家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还真的难以想象。尤其当你单身或者离异,尤其当你没有要做

的事。再说曾经有段时间,要出门旅行都很难,因为拿不到批准文件。

于是,当你走在回家路上,邂逅了一位女士,认出居然是个熟人,甚至还有过春风一度,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又会怎样呢?也许,邀请她去家里坐坐?而她呢,回布拉格的火车要到晚上才开,还有长长的几个小时要等待,正愁着无处打发时间,你的

每周我至少在延安高架路上来回四次,近100公里。每回驶上高架,我脑海里就会回荡起罗威作曲并演奏的《延安高架桥小夜曲》。曼妙绮丽又精确克制的旋律,踩在神经末梢的细微处,很上海,很罗威。

来的都是景,去的都是愁,听罗威的钢琴随笔也有三年了,每晚十点也常常会听他的治愈小馆网络电台直播。他的直播没有语言,没有评论和弹幕,唯有他的原创作品。罗威的作品让人仿佛置身疏密有致的磁场里,那种缠缚虽只是片段的连缀,却始终有种无法言喻的美感,他琴键下流淌的旖旎、缱绻、澎湃与遗憾,那些止于唇齿、掩于岁月的情感,常常能诱发我深刻走心的记忆和情思。我有时会猜想,三十出头的广州人罗威一生的寂寞与悲喜或许就从初见上海的那一刻开始。

罗威为上海写了150封钢琴情诗,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中,南昌路、复兴中路、湖南路、桂林路等形形色色的小马路在他的曲中迂回辗转,如泣如诉……对上海,他爱得优雅、微妙、节制而热烈,甚至还有几分虐心。这些音乐迄今网络总收听已超过5亿。许多都市人习惯用他的音乐抵消寂寞与虚无的考验。在外滩、在苏州河、在进博会、在上图东馆、在黄浦江主灯光影秀现场,背景音乐几乎都出自他的手笔。时有业界大佬邀请他去为自己的电影配乐,而《流淌的辉煌》《外滩漫步》是他经久不息的代表作。这个温和与练熟的音乐人,内心常常发生海啸,而表达却多曲折幽微、缠绵悱恻并荡气回肠。成人世界如果还有一座城市,无论能让自己用想象维持对她的感觉,还是能用她维持自己想象的能力,都是可贵的。我想罗威与上海的关系,其弦歌雅意犹如现代版

伯牙子期,涌动着难以名状的潜流,而此等美妙只属于那些擅于捕捉宇宙能量场中无可琢磨的电流的小路。

去年这个季节,小路写了关于罗威的专访。我问她:你和他熟?她说能算得上朋友。我冒昧的让她有机会引荐。这是我第一次开口说想认识谁。她说你会欣赏他的。你们身上有一种十分相似的东西。

一晃大半年,慵懒的我也没有再提过这个事。红尘滚滚,人海匆匆,或许也要感谢大都市人与人之间默契的不产生交集,年轮新增,平行状态显然能走得更远。第一次见到罗威是在夏日西区的一间西餐厅,白净斯文的衬衫男,头发天然卷,眼镜有质感,举止有礼,平静如水,身材与气质刚刚好,亲和与疏离间的尺度也刚刚好,有种温和的力量感和不容易定义的氛围。本来说好的咖啡不知不觉变成了三人的烛光晚餐,还喝了点酒。

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感受第一次是辨认,那第二次就是确认。小路、罗威与我也有了一个三人小群,分享日常,天马行空,定期小酌,不拘一格。我们喝清酒吃日式烧烤,从巨鹿路走到安福路,从魔都哥伦比亚生活圈走到曹家渡,美其名曰:城市考古。有时罗威也会在午夜分享他新的创作,一堆曲谱和电脑上的图谱。

我们三人很少说自己的履历,当代人只要在做事,总有一堆履历可说,还不得不注解各种前因后果、前世今生等各自人生的宏大叙事,想想都累,更何况是诉说。而成熟的友谊只是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人、事、物之间的尺度,不到特别节点也无需助推,只需像黄浦江水一样潺潺向前。松快、默契而有料才是高质量的海派友谊。

村上春树有句话大致意思是,人们总要进入自己一个人的世界,总要深深挖洞,只要一直挖下去,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

上周罗威与他的团队在鄞司录音棚为他的《城市治愈我们的那些瞬间》音乐会录制原声音乐。黄昏时分,除了录音师,控制室内我独自观赏聆听了这场盛宴。他的手指在上海第一台斯坦威钢琴上行云流水,控制室内效果器滑润,棚外高架桥车来车往、烟火日常成了默片的背景。好音乐何以动人且历久弥新,大抵因为在人类所能表达情感的感官信息里,声音的加成作用最为明显。音乐里藏着一个天堂。

我们去听罗威的音乐会,上交音乐厅主厅昏黄的灯光下,罗威和他的演奏团队用一曲曲献给上海的音乐疗愈着他的听众。在疫情阶段,音乐会能顺利举办也是上天眷顾这个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对上海付出的心血与深情。他说,请允许我贪恋这来之不易的舞台……在他弹奏《祈福》时,熟悉的旋律响起,台上似有神性光辉,台下屏气凝神寂静一片,仿佛彼此间连着此生之交与他生之缘。我的心随着极致温暖美妙的旋律激荡起伏,这一刻,该是同频吧。那种宁静安忍又排山倒海的感觉,像极了命运。

那些在田野上疯跑的日子,让我感知了美、意境、宁静和孤独……

责编:殷健灵

今日得闲且读书
(篆刻) 陆康

于水平高、专业性强,以奥运会项目为主,青年学生鲜有机会参加,群众性项目更不会纳入其中。而上海市运会,时间跨度长,年龄分布广,参赛组别多,项目新颖丰富,给了青少年一片广阔的舞台。举办地也在全市范围多点开花,能让更多老百姓有机会去现场观摩,运动高潮便此起彼伏、一个接一个。

办运动会的目的,就是吸引更多投身体育,提升大家参与的积极性。不是每个人都会走上专业运动员道路,但体育锻炼很好地打磨一个人的心志,无论今后走上什么岗位,都会在各行业中发光发热。等赛程出来,我会尽可能多地去看各类赛事,除了老本行乒乓球、网球、篮球、排球我也爱看,青少年们,加油!

猪、鸡都是吃草的。草是它们的基本食物,谷子和玉米只是偶尔加喂,相当于改善生活和追加营养。

我把打回来的草往院子里一倒,猪、鸡、小兔子都跑来了。肆无忌惮的是猪,吃起来不管不顾,横冲直撞,鸡得躲避它。小兔子很安静,在一个地方吃,几乎不挪动。有一次,公鸡猛地啄了一下小兔子,这可惹火了我,我拿着笤帚追着公鸡打。一时间,鸡飞狗跳,院子里乱成一团。爷爷在一旁微笑,不仅不责备我,而且还有点欣赏的样子。

从此以后,我再打猪草,总要把最嫩的草,往兔子窝里放一些。鸡

有时候会探头探脑往兔子窝里看,我吆喝几下,鸡马上就走开了。

兔子一天一天长大了,变成了两只成年的兔子。有一天,我吓坏了,我发现院子里掉了一团一团的兔子毛,兔子还不停地运送干草小木棒什么的。我问爷爷是不是兔子病了,爷爷说不是,兔子要生小兔子了。果然不久,几只小兔宝宝诞生了。

兔子的生长速度很快,过上几个月,就已经很大了。院子里几乎成了动物世界。鸡屎、猪屎、兔子屎,满院子都是。

后来,爷爷把兔子全部卖给了土产收购站。

我知道,这两只兔子,就像是爷爷给我准备的两粒中药丸——他想培养我爱的能力,但他失败了。

面对空荡荡的兔子窝,我没有哭,没有力气哭,没有勇气哭,只是默默地掉了两颗眼泪,觉得有一点忧伤。

那些在田野上疯跑的日子,让我感知了美、意境、宁静和孤独……

责编:殷健灵

邀请正中她下怀,自然也就顺水推舟了。

她明显老了,头发花白了,脖子枯萎了,脸颊下垂了,双手青筋凸现了……毕竟上次见面,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那时她就不年轻了。她丈夫去世十年了,孩子早已成家立业。你们都想起了往事,你们都感叹着时间,像

河水那般流过,错过了那么多机会……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是在福楼拜的笔下(《情感教育》),或者茨威格的书里(《寻觅往昔》),那就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发生了会引起厌恶。

然而你是在捷克的小城,波西米亚的,或摩拉维亚的,你被困在了这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所事事,没有出路,就像围

困兽,绝望得可怕。你感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那么久时间,却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生活经历。于是,你的想法自然就会不同,比起什么都不发生来,你宁可发生点什么,可以微澜死水般的生活,哪怕结果只是引起厌恶——何况也不一定引起厌恶:虽然年岁的栅栏竖起,但她优雅的风韵犹存。

就这样,昆德拉又一次改写了那个故事,那个福楼拜、茨威格写过的故事,那个被他们无情颠覆了的故事,他把它又一次颠覆了过来,这就是他的《让先死者让位于后死者》。这是他向文学前辈致敬的方式么?

也许他想告诉人们:当你真的老了,一切都还未定?

本来应该是读不懂这样的故事的,如果我没去过捷克的小城的话。

这一刻,该是同频吧

何菲

那些在田野上疯跑的日子,让我感知了美、意境、宁静和孤独……

责编:殷健灵

责编:殷健灵

责编:殷健灵

责编:殷健灵

责编:殷健灵

责编:殷健灵

责编:殷健灵

责编:殷健灵